

五味人生

街灯

□李海雁

小区旁边新建了一条街，夜夜街灯如昼。

初始，我不是很喜欢原有的安静被打破，偶尔会被刺目的灯光惊醒，叹气翻转，却久久无法入睡。我只好默默起身，拉上窗帘，再无清风吹动纱帘的浪漫情怀，再也无法感受深夜星光与皎洁月光随着清风徐来倏然入屋的惊喜。

每晚入睡前，我总是记着拉上厚厚的窗帘，仿佛要把自己置身于套中，变成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，心里诸多不爽……早上起来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，看看旭日东升，看看高天阔地，就像把自己从套子里解放出来，可以舒一口气，放松一下被禁锢的身心。

直到有一天，酒后的夜晚，我改变了对街灯的态度。

那天是我过生日，一群好友年过半百生活幸福，找个由头就开喝。一时兴起，大家开怀畅饮，一醉方归。到

家后做完家务，换上丝绸睡衣，泡了参茶，心满意足唇边含笑地睡去，忘了拉上窗帘……

夜半酒醒，微启丹目，探手寻茶，一片星光入眼，好一派温柔美好！忽的，一点点浪漫一点点温馨一点点感动涌进心底。街灯温温柔柔的，恰到好处地把光亮洒过来，借着街灯喝了参茶，泪流满面。儿时，我习惯晚上喝水晨起喝水，父亲特地买了能调节明暗的台灯远远放在屋角，细心地把灯对着墙壁，我夜里醒来就无须摸索着开灯，柔柔的灯影里小小的我就不会害怕，不会碰壁，不会摸不到水杯。

如今，父母已是古稀老人，儿生母受苦，我的生日便是母亲的受难日啊！我开怀畅饮美酒之时，父母可有锦衣玉食？夜深人静之时，父母可有参茶润口？

街灯，光明而温暖。天快亮了，回家，去看望年迈的父母，只是送杯参茶，为父母润口润心！

同题作文 | 初冬况味

主持人：张清贤

一碗甜面叶

□青石

20年前的初冬，我刚上班的第一天。

夕阳西下，空荡荡的校园显得格外安静。住在附近的同事都回家了，走不了的几位也在自己屋里忙着做饭。以前在家里，都是娘做好了饭叫我去吃，我过的是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日子。我在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室的空洞里，转过来转过去，心里空落落的，肚子也饿得咕咕乱叫。

干脆早点儿睡吧，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。

嘤、嘤、嘤，我躺在床上正迷迷糊糊的时候，隐约听到有人敲门。嘤、嘤、嘤，我仔细听了听，还真有人敲门。“谁呀？”我懒洋洋地问。“范老师，是我呀，开开门！”我摸索着披衣下床，把门开了条小缝儿，不耐烦地问：“有事儿吗？”“范老师，我给你端了碗甜面叶，你将就着吃点儿吧！”

我抬眼一看，门口站着一个干瘦的老者，两手端着碗，碗上横着一双筷子。“没事儿，我不饿。你吃吧！”我嘴上客套着，肚子却不争气地咕噜了一声。老头儿一乐：“客气啥？快吃吧，不够还有！”

我不再客套，接过来呼呼噜噜几声，一大碗甜面叶就下了肚。后来，熟悉了我才知道，老者名叫李正己，是我们的教导主任。李老师不仅是我业务上的领路人，生活中对我也非常照顾，手把手地教会我焖米饭、烙馍、做烩面、腌萝卜丝儿，当然，还有他最拿手的甜面叶。

从那以后，我也经常做甜面叶，但感觉最好吃的还是李老师的那一碗。

家有儿女

扮小

□李晓蕊

3岁的女儿最近喜欢扮演小宝宝，常常把我弄得哭笑不得。

在街上，她看见不满周岁的宝宝坐腰凳，回家后硬让我找来腰凳，围到腰间，抱着她坐，她洋洋自得，还不时让我走到镜子跟前，她要看看镜子里坐腰凳的自己。她还不停地问：“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坐腰凳的吗？”开口闭口我小时候，跟自己有多大似的。我只是庆幸，她没有要求出门的时候坐腰凳，真要那样，让人笑掉大牙了。

走路时，她不想走，就说，你抱抱亚历山大吧！我是亚历山大！（亚历山大是动画片《小猪佩奇》里佩奇的堂妹，不足周岁）

睡觉时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你哄哄亚历山大睡觉吧！”还必须是抱宝宝的姿势。

吃饭时，她不好好吃饭，我说：“像喂亚历山大那样喂你吃吧？”于是，我拿了勺子喂她。“不对，不对，喂亚历山大，应该是这样。”只见她挖了一勺饭，在空中旋转几下，勺子飞进嘴里。不一会儿，一碗饭“飞”进了“亚历山大”的嘴里。

3岁的孩子还要装更小的宝宝，捉摸不透她的心理，是好奇还是好玩，或许是更小的宝宝能得到更多宠爱吧。



QQ群:47148867

网站投稿：洛阳网 (http://www.lyd.com.cn/) —— 网站投稿——洛阳晚报 (请注明百姓写手栏目收)

电话:65233688

邮箱: bxxieshou@163.com

喜欢文学的朋友，欢迎加入晚报“以文会友”QQ群：47148867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，你会进步更快，并找到家的感觉。

我爱我家

李婶巧劝架

□赵文忠

李婶心灵手巧，一双大眼活泛着呢！

一日，她在屋里忙活。她老伴儿和几个老头子在大门外一边晒太阳，一边闲聊。老刘和老李聊着聊着，为了一句话争执起来。老刘嘴笨，说不过老李，一时性急，竟扯起老李当年如何如何。老李也急了，从凳子上站起，手指画脚上前理论，眼看“战争”就要升级。

突然，李婶在屋里一声惊叫：“哎呀！吓死人啦，长虫，长虫！快来人呀！”人们一听大惊失色，慌忙站起，直冲屋里。李婶一脸苍白，结结巴巴，指指墙角，浑身哆嗦，又是捂搓胸口，又是大口喘气。

大伙儿进屋就翻腾，非要把长虫找出来不可。老李和老刘还合力把柜子给挪开。不过，大家把屋里找了个遍，也没见长虫的影子。

李婶这时才缓缓地说：“莫非是我看花眼了？”大家这才停下来。老李和老刘往外走，老刘问老李：“你怕长虫吗？”老李说：“我不怕长虫怕蛤蟆！”两人相视，不由哈哈大笑。

人们散去，李婶朝老伴儿挤挤眼，老头子一脸疑惑。李婶用手在他脑门上一点：“你真是猪脑子！你就没瞅瞅，老李和老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吗？”老伴儿这才恍然大悟：“你，你这是在劝架！”

老头子一阵寻思，一拍后脑：“可不是咋的！大冬天的哪来的长虫？不过，你刚才一惊一乍跟真的似的。”

我爱我家

老公学跳舞

□郭新娥



绘图 雅琦

华灯初上，广场上一群群舞动的人中很少看到男人的身影。我很纳闷儿，便问老公，男人为什么不喜欢跳舞？老公说，男人碍于面子，怕出丑。

前段时间，我所在的舞蹈辅导班开始招收新学员，学跳三步舞。我回家就动员老公参加，找各种理由说服他：我需要个男舞伴，且晚上出去需要人陪，更重要的是，跳舞不仅能愉悦身心，还能劳逸结合锻炼身体。老公踌躇半天之后勉强答应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拉着老公一起练习。他挺难为情的，动作僵硬不自然。他想放弃，原因是学习班除了教练是男性，其余全是娘子军。

老公说怕学不会，丢面子。哦，还是面子在作怪！我对症下药，质问他：“面子算什么东东？能值几个钱？”而后直点他的死穴，“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！别人谁有那闲工夫笑话你，再说你怕她们吗？”老公笑了，点着头说：“是啊，我怕她们干吗？我要挑战自己！不仅跳，还要跳好！”

这段时间，老公已经爱上了跳舞。每天吃过晚饭，他就劲头十足地催促我，早点去学习。在培训班有学不到位的动作，回到家他还饶有兴致地拉着我，让我陪他练。他反复揣摩，力争动作标准、舞姿优美，那架势比我还上心。